

中文廣泛閱讀組（高級組）優異獎

得獎學生：梁樂軒

就讀學校：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閱讀書籍：我城

作 者：西西

出版社：素葉出版社

走在圖書館的走廊中，從書櫃中一個個「屋子」中挑了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的一所，我站在屋前，打開門，主人便立刻介紹著：「有一天，那些作業忽然都變成了三明治，有的封面變作了麵包，裏邊的紙變成了酸菜、蕃茄片、火腿和雞蛋……………」讀到這時，便被這有如童眼看世界般的敘事方式所吸引，我立即看看門外的名牌：西西《我城》。我隨即暗道：

「果然是西西。」。頃刻，不期然頓了一頓，為何書名不符合中文的拼寫規則？經過反復咀嚼細味後，心中有了答案。

《我城》主要描寫七十年代的香港中不同人物的生活，故事人物包括阿果、阿果的妹妹阿髮和同事麥快樂等。一翻開此書，自己彷彿被吸進書中的世界，打破了文字與時間的限制，一下子回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昔日面貌映於眼前。對我來說，眼前的世界更像是一幅畫，一幅有眾多顆小點排列而成的畫，一顆顆的小點象徵城下每位市民的生活，而生活中的不同色彩和人物不同的價值觀塑造成香港獨一無二的人文風景。

阿髮在我眼中是正向和善於傳播溫暖的人。面對課業的繁重，她以鬧鐘作為警示，提醒自己去處理課業，準備考試，就如懸樑刺股般刻苦努力。在西西筆下，她表現得輕而易舉，肩負書本的重量的同時，亦積極快樂地生活，沒有因為壓力而感到沮喪。空閒時，她便到天臺踢毽子和跳繩以作為休息玩樂的途徑，展現出了當時人民的純樸。阿髮面對未來，更是有許多高遠宏大的志向。她的理想中，其中一項為創造美麗新世界，言下之意即是令人感到幸福，心情變

得美麗，此理想是受老師所啟發，老師認為當時世界不好，沒有理想的生活環境，阿髮便因此受激勵而立志。立下志向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實踐並不容易，而她令身邊的人感到幸福的方法多不勝數，例如她某天到天臺，發現周圍的垃圾俯拾皆是，牆上都是螞蟻，如恆河沙數，她擔心螞蟻會爬進鄰居的屋子，於是她用水管沖走牠們，之後和哥哥阿果一起清掃垃圾，直到天黑，手也酸了。之後更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因為天台上都是垃圾，毬子自然就沒有得踢了，當我對着垃圾呆呆地看的時候，卻看見了一隊操著兵也似的螞蟻，朝一幅牆爬上去，我想，螞蟻如果爬進你們的屋子，一定會給你們惹來很多的麻煩吧。於是我找到了一條長長的水管，對準了螞蟻，用水沖，我做得手都酸了，才把他們沖不見了。」可見她能為別人帶來幸福，一同觸碰溫暖。

阿髮的小點是金黃色的，一個個擁有相類特點的人聚集在城中，就如一顆顆金點的融合，構成了畫中的太陽。自己發光發熱，同時傳播溫暖，照亮身邊的

人。對我來說，充滿正能量的人如滄海一粟，能傳播溫暖的人更為稀少，尤其阿髮處於七十年代的香港：一個物質不富裕的時期，有眾多人都為三餐溫飽感到擔憂，人們的生活環境並不理想，但阿髮這種精神和生活態度實在是為香港增添了溫度和生命力。

如果阿髮是正向的，那麼我會形容阿果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珍惜身旁微小幸福的人。阿果作為電話線維修員，一名平凡的藍領工人，他並沒有因此自怨自艾，失去靈魂地生活工作，反而對這份工作抱有極高的期盼和憧憬，「將來我希望可以撥電話到月球上去，或者遠一點，撥到土星上去，甚至撥到銀河上去，就和那裡的星球人聊聊天。」阿果的工作其實十分沉悶，就如將每日的行程按下複製和貼上鍵，但他透過觀察身邊的人和周圍發生的小事，能夠在枯燥的生活中尋找到精彩，亦能認真對待工作。阿果發現每天所經過的人都是迥異的，例如穿水松底鞋的女孩子們和研究動物報的工人。平常人在生活中可能對此不

以為然，但在阿果的世界中，這正是生活中美麗的一面，珍惜和欣賞生活，世界也會變得繽紛和有活力。

阿果的小點是藍色的，一顆顆的藍點，在畫中構成蔚藍無垠的天空，無盡的距離，象徵著無限的希望，對未來無窮的想像。阿果的心中充滿希望和幸福，因此心靈變得富足，「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經碰見過這樣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當時我是這麼寫的，我說我將來長大要做郵差，做完了郵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員，做完了消防員做農夫，做完了農夫做漁夫，做完了漁夫做警察。」這句話出自阿果，他的志願中包括了清道夫和農夫這些較為低下的工作。他摒棄了物質上的富足，而去做他真正想做的工作，珍惜工作中不同的美，這種精神實在難得。

當我讀至麥快樂的生活，我發現到他是關愛別人，富人情味的。麥快樂在阿果第一天工作時接待他，並主動教導他如何安裝電話線，過程不失耐心，

並且充滿關愛。當麥快樂爬上梯，替阿果將電話線拆下來時，他會告訴阿果不要抬頭看，一會兒就親自教他，這樣做為的就是避免阿果的眼睛被碎片擊到。他們在休息時，麥快樂更是請阿果喝汽水，指導阿果時，他仔細地告訴阿果不同電話線的差別，阿果爬上梯時，麥快樂亦以溫和的語氣告訴他不要害怕。麥快樂除了幫助同事，亦對陌生人展現出關愛。他於某天工作時執拾到一本筆記本，打開筆記本後發現當中的筆記十分詳細，是用了很長時間才寫成的，麥快樂想到別人丟失了本子，白費了製作筆記的寶貴時間，便想盡辦法還回筆記簿。麥快樂對本子的主人沒有交集，卻即時關心主人的感受，並且感同身受，可見他關愛一切，而人與人的情感更是浮現了出來。

對我來說，麥快樂的小點沒有特定的顏色，因為幫助和關愛沒有單一的形態，他可以是畫中的鳥兒，給予人們悅耳的歌聲;可以是大樹，為人庇蔭，供人依靠;他亦可以是村落和房屋，予人安居之地。他用

了多種多樣的方法去幫助別人，不論是教導阿果，還是還回筆記，都能使別人獲得快樂，觸摸溫暖。

從一顆顆的點前逐步退後，名為香港的人文風景畫重新映入眼簾，我發現到這幅畫無疑是美麗的、溫暖的、充滿活力的，但是這幅畫的美麗不是永恆的，這是一幅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畫，因為一顆點的移動會推動其他點，顏色的轉變也會渲染其他點，所以一小部份的轉變足以改變整幅畫的面貌，影響至深。

《我城》這個書名正正符合了畫的概念，而它看似沒有邏輯可言，不符合拼寫規則，是因為我和城「是分開的概念，不是解讀成我們的城，而是我們和城或城中的我們，我們和城沒有隸屬的關係，而是平等，並列的。我們是點，城是畫，城由我們構成，所以我們並不是擁有城，而是融入了城，決定了這片城不同時期的面貌。

當我從七十年代的香港中穿越至現今，重新審視這幅畫，我發現畫的結構大體還是差不多的，好人好事依舊在電視和報紙上刊登，與鄰居的互助仍然存

在，但我還是認為這幅畫與以前相比稍有不足，經過仔細思考後，我才發現畫似乎失去了些許生命力，溫暖的感覺亦消褪了。點的排列沒有太大改動，但顏色暗了幾個色度。雖然現今生活環境改善了不少，人民在物質上更為富裕，但心靈卻不比七十年代富有。經過了摧毀人心的疫情後，香港人似乎沒有那麼幸福，對生活也似乎失去了希望。作為熱愛香港的市民，我實在不忍心看到這種景況，但我似乎沒有解決的辦法，直到我重新閱讀《我城》，才醍醐灌頂，故事中的人物，不論是阿髮，還是阿果都盡力在城中創造價值，增添色彩，而色彩能渲染他人，那麼我便可以從身邊的人入手，多關心他們，給予幫助，一同感受幸福。有些時候，簡單的一句讚賞或慰問已經可以令他們重新振作。從《獅子山下》一曲歌詞中，我看到這麼一句：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或許這就是令美麗長存，甚至昇華的方法吧。

於是，我合上了這本書，打開了美麗新香港的一章。